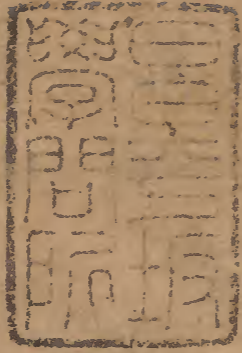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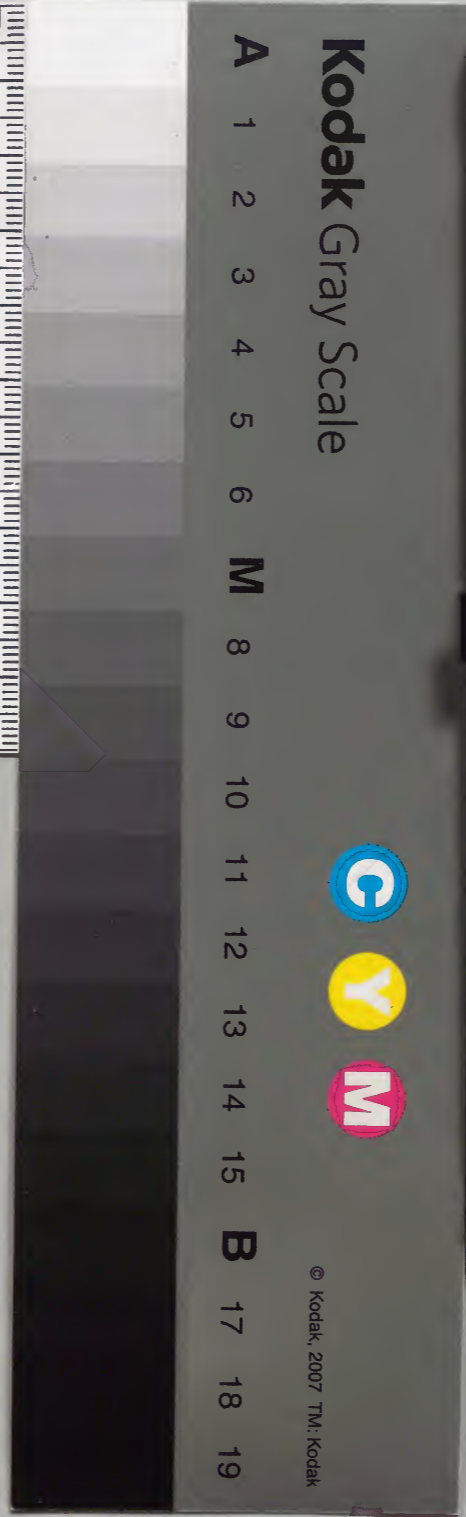
十之二



		九	漢
	四	〇	書
	二	九	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九	漢		
四	書		
〇	門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 19 )		
函號	298	253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

淺草文庫

尚書綱領

十一則

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

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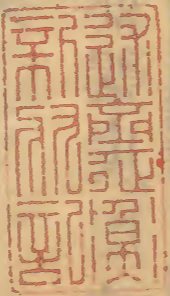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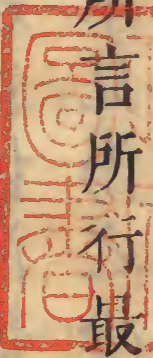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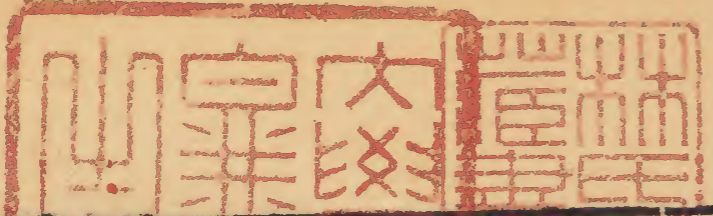
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

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

身上來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

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濶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雖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大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書有兩體，有十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周誥。

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之來，而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至於旅、葬、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或曾經史官潤色來。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所以合代商之意，亦且觀。

其大意所在而已。有工夫時，更宜觀史。書中間亦極有難考慮。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我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

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

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書傳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書解東坡最好他看得文勢好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荆公不解洛誥云其間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却要解盡

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按博文非專讀書讀書乃博文之一事而夫子晚年刪定六經亦入王城

之力一徧觀上世遺書始知自古精蘊已盡為堯舜所酌用方可斷自唐虞今未嘗見何繇斷其可廢乎即定禮樂亦因問禮學琴等事悉通其文窮其與始能定之有謂但知本原即可剖斷百事此皆憚研窮而托高簡者之妄也

堯典 十一則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

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

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國語中

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

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

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永之於日，星鳥則永之於夜，厥民析因夷曠，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四處，非也。古注以爲羲

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

暗昧之人不解與人健訟。惟啓明方解。器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

舜典 十則

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所謂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

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不幸也。且殺之者安居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於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是世家大族。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按四凶止三凶在朝耳。苗頑在外。舜末年乃命禹徂征。非一時同罪之人也。傳言堯不能去舜。去之堯早知三凶矣。何不能去之。有特堯時未須去舜。時不得不去。



則罪狀有著與未著之分此謂時中

柔遠却說得輕能適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好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於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

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若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或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

只是說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詩之言語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樂就詩後世是以詩就樂如何解興起得人按養人在

聲音而興起人者在聲音中之志以詩就樂則勉強湊合而志之不條暢者多矣

稷契臯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他掌教掌刑掌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麓蟲底聖賢所以只教他治虞治

工之屬是他只會做這般事按二十二人心專雖俱聖賢才則各

異不謂聖賢便皆全才可以錯綜顛倒而使也後世才不及古用多相違何以適治

大禹謨 十四則

傲戒無虞至從已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先說傲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傲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而遊逸淫樂矣若無箇傲戒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遊逸淫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

自家身心顛倒將見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又惟如此然後能闢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使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

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

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

饑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

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未

便是不好。但易流故危。危者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有時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

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既別得了。却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捉著中中。只是恰好底道理。

論語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

治天下。只是這箇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隨他所問。說得不同。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共這屋。

問學者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人心。道心不是有兩物。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

力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是自然底次叙君便教他居君位臣便教他居臣位父便教

他居父位子便教他居子位秩是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因有這位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他上面是說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使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要瞻前顧後。

宅者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

禹貢 十一則

禹貢一書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

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嘗謂禹治水必當始於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殺其勢耳若繇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

也。禹○當○時○只○理○會○河○患○餘○處○不○大○段○用○功○夫○河○水○之○  
 行○不○得○其○所○故○泛○溢○浸○及○他○處○是○他○處○有○患○亦○  
 因○河○溢○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  
 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  
 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  
 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  
 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為○患○最○甚○  
 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

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  
 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凝○滯○淤○塞○河○身○漸○狹○直○流○  
 愈○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湍○他○處○  
 禹○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  
 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  
 為○中○江○入○於○海○若○中○間○更○用○工○夫○如○何○載○得○恁○  
 略○按○今○長○江○數○千○里○兩○岸○皆○山○夾○之○無○可○潰○決○  
 自○無○壅○滯○無○壅○滯○則○治○江○之○力○自○不○必○多  
 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兗○州○亦○  
 邊○河○故○先○冀○卽○兗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甚治水。太行山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峽及岐。至於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非理會地脉耶。

岷山之分支。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兩廣。

薛常州九域圖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肥䟽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



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桑欽  
 酈道元水經亦細碎。  
 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  
 所出。虜舊巢正臨此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  
 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河東與區堯  
 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來。裹河  
 東。  
 長安山生過酈延。然長安却低。酈延是山尾。却高。  
 收復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

守

湯誥 一則

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  
 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傳說告高宗。便  
 說明王奉若天道。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古聖賢  
 朝夕只見天在眼前。

咸有一德 二則

德無常師。四句分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  
 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

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  
前日則為善，而今日則為不善。惟須協于克一  
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德以事言。善  
以理言。一以心言。協字只是比對裁斷之義。蓋  
如何知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則是是非  
非。善善惡惡。了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  
合者便不是。  
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  
於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

者所以無常主。必合於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  
於理而無二三之謂。無私欲則純乎義理矣。

說命 三則

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  
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只是  
天理無形象。恐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  
恐亦不可畢竟。此理何如。學者皆莫能答。  
按王  
帝正朱子宗釋了之說。今於此亦以專言理字  
為非。蓋實有未達焉。非姑以此探學者也。想孔  
子亦到知天命時。方洞然於此。學者未能洞  
然。終未可謂聞道。若言不必理會。止是粗心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事中。仔細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則其修亦不來矣。又須時敏。若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於茲二者。則道乃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數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

此温得。是數之功一半也。念終始典於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遜志則無所墮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

西伯戡黎 一則

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

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爲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此說得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

洪範 十二則

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

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說諸儒所不及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所以云體不變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今以兩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斂時五福錫厥庶民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斂者自己盡得此五事立標準以示天下錫者使天

下之人觀感而復其善亦得以盡此五事耳。盡五事便有五福。

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四事皆原於思。

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

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按洪範曰

不立義五事不論安勉如此說是重在自然非本意也。況貌曰恭言曰從兩曰字又作何解。

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

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

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

時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

極不可解、做中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

為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  
 中。為四向所準。如建邦設都以為民極。亦只是  
 中。天下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  
 爾極。來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為準。  
 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殊不見極之義。  
 矣。按。理義中。則是極事物極。非必中歷代建都  
 不一其處。皆為民極。豈皆地之中也。以此證  
 極不可以  
 中訓尤明。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  
 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

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  
 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  
 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  
 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意思。所以說時  
 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意  
 思。所以說時暘。順應之。括時燠若括是普照。便  
 自有和暖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  
 結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意思。  
 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

朱子經說 卷十  
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子又鼎  
中漉肉又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  
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  
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  
勝如諸人

旅 一則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  
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

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  
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  
亦不貴也

多方 一則

王若曰周公若曰是一似如此說意思漢書皇帝  
若曰之類蓋宣導德意者敷演其語或錄者失  
其語而退記其意如此也

朱子經說卷十

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問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  
 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  
 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邶音故詩有  
 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  
 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

朱子語類大全卷十一之三

詩總論 十四則

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  
 其辭莊重與風異

問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  
 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  
 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邶音故詩有  
 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  
 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



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按朱子嘗言古永依聲矣登周之樂已與唐虞異與雅自是雅體風自是風體不可亂不可說雅之降為風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如風雅頌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發而中節處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懷沙赴水便過當了  
大序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

朱子經說 卷十一  
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三言語，畱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言序，又不免牽合。他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却只爲得箇解經人，不曾爲得聖人本意。

小序大無義理，皆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才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才見有

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繆民，謂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化。

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畱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辭意輕儇亦豈刺學較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意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桑

懦闕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古之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

刺之。是甚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

昊天有成命。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

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辭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按

劉議序等文有爲人具稿者可聽他人  
出名若自己著書借他名刻行何故

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  
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後來一向於字韻  
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  
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  
和詩猶自有韻相重複本朝和詩定不要一字  
相同却愈壞了詩按唐以前和詩不步韻宋專  
步韻最陋之習也朱子此說  
未可  
曉

論讀詩 十一則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  
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殊不濟  
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  
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  
須是看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  
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  
詩便見得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得  
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如此不好底如彼好底

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詩須併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千百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

得有異。

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豎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

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

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題彼脊領。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

解詩 九則

漢時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

朱子經說 卷十一  
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踈放覺得好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有好處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  
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  
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  
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  
解經有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  
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  
靜看得二程低是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  
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鄭衛之詩若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豈不褻瀆

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

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按今人燕賓莫

不以嘉賓待之也主人自待亦復何如哉賓若  
賢當辭辭而不能選其近雅者可也主若賢當  
徑屏不用或慮賓不相諒姑用之默論優人母  
備極醜態而已然用意至此亦苦矣末俗浸淫  
其難返之勢偏在  
士大夫令人三歎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看取出來今公門看

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  
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  
方好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  
 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  
 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  
 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  
 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  
 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此  
 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辭嘲鄉里之類為一鄉  
 所疾患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  
 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按存惡以  
 為戒恐聖

人刪詩之意不盡然惡自有必不可存者朱子  
 經說於論語詩三百章亦有此議嘗竊為著辨  
 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用是要理會箇道理反之  
 於身為我之益而已

風 十八則

讀關雎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  
 篇與禮首言母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同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  
 外人做不到此  
 周南下面諸篇多就一事說關雎只反覆形容后

妃之德而不可指說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詩意只是叠叠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

小而長。雌雄二箇。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爲貴也。

問。穆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其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

不如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

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問標有梅何以入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

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此召南詩如

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

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若能沉

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騶虞之詩蓋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

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

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

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及

四章乃見戴嬀有塞淵溫惠之德又能相勸勉

以善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

先生領之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竊

觀終風當在先日月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日恐或如此宜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按賢生不肖不肖生賢如朱均禹皆偶也宜姜至不肖而生多賢豈直偶而已哉天地生物不測聖人有所不知斯其一與

詩辭多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鶚篇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聾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壽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按七月東山及文王在上等篇皆周公作明婉粹精絕無聾牙語想多才之聖能正能奇難可一端測也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

朱子經說 卷十一 詩  
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孰  
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  
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  
更有三說一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  
爲雅可爲頌一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  
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  
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  
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  
用夏一之日感發之類是周正卽不見其用  
商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  
之正朔然其國僻遠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  
三正皆曾用之也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  
是答東山之詩同披堅執銳是麓人注中如何  
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麓底聖人之徒有讀書識  
文理底盜賊之徒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杞枸子、建陽謂

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小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

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

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

時舉說板詩：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是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

在吾心目間否。不然，隨文逐義，起起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因言須將聖賢說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典，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文蔚曰蒸民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

是他却柔得好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因仲山甫柔嘉維則必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問旣明且措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卽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卽是

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不。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頌二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

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按。天。猶。言。朝。廷。帝。猶。言。君。也。本。無。尊。親。之。別。程。子。謂。物。成。形。於。帝。故。以。父。配。果。其。倫。乎。周。公。以。后。稷。之。郊。不。可。易。而。文。王。配。光。末。由。崇。報。故。義。起。明。堂。祀。帝。之。禮。以。文。王。配。之。為。功。德。也。非。以。親。父。也。以。親。父。則。後。王。各。親。其。父。而。明。堂。之。配。當。世。易。矣。然。義。起。之。禮。亦。可。義。罷。周。有。文。王。故。有。季。秋。明。堂。之。祀。漢。唐。而。後。無。文。王。則。明。堂。可。不。立。也。必。以。成。形。於。父。而。各。以。配。帝。其。失。豈。僅。如。高。宗。之。豐。昵。而。已。耶。



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公即位當時必別有禮數。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春秋一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胡文定說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

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可謂亂道。夫子稱顏子不遷怒。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

威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  
 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  
 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降官者猶經赦叙復  
 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  
 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  
 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  
 恐是後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  
 可見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

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方說出  
 此等話。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書季子來歸。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信公  
 再整頓箇社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  
 同。然季子通於成風。罪惡與慶父無異。春秋若  
 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爾看來  
 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  
 問子家子曰。他却忠於昭公。只是無計畫。不過  
 欲勸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

歸魯耳。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後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伯有之徒，國國皆然。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按史古之簿籍之類，民家皆有之，後世乃尊國史為史，他文冊不敢稱史。

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會而不

復仇。先儒謂春秋不譏，當初只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得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按魯之仇齊，至齊桓時已隔一重。此與論宋孝宗不復徽欽仇，同意第孝宗於徽欽非魯莊桓親父子父之比。齊桓率諸侯尊周室，又與女真凌侮中朝甚殊。其間事情義理，曲摺參差，惟可與權者知之。

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虜主之死。若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夫。此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

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

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曰。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奈何。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晉州蒲事。舊嘗不曉。文定意。後見其孫伯逢云。此處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樂書執國政。而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討厲公可。而不可殺也。後必有悟此意者。

按。伐廢立。無而義同。桀紂害民極矣。彼擅有天。下之勢。無可控訴。故湯武奉天而伐之。民為貴之義。諸侯失道則貴戚之卿與執國政之大夫行易位之事。上有天子君之君也。奉共主。

以救民之義也。奉天與奉天，其勢異。救民水火，其義同。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考耳。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特罪其叛中國耳。

此章先生親具漳浦縣學課簿

問民受天地之中。中，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中曷嘗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

晉悼公才高，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六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狠，當被人攬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赫然一新。



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才一般都做得事都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亦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未可量也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時事之大意讀左傳法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強盛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

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審利害善避就之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

左氏見識甚卑如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語則太鄭重滯泥正如世俗所謂山東學究是也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疎多出揣度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

史

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事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

元作國語，次作傳，又有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

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按左傳古秀國，靡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略細，

有些狹窄。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穀左

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

授，如何鑿空撰得？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

說為正，如何？曰：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

讀左傳，只是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

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  
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  
來處置合於義者爲是不合於義者爲非亦有  
謂之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  
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  
以興及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  
以失不難判斷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  
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

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  
是但聖人只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  
理如何便爲是、如何便爲不是、若說聖人當時  
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他書却彼、我  
便書那一字、則恐聖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  
直寫那事、如說張三、李四、張三、李四、  
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說  
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文定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

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胡傳言元者仁也。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文定解春秋。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也。唯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

盡得然不中不遠矣。

或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

義理。義理明。則皆可徧通矣。凡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以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爲說。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霸業之盛衰。失聖人之旨遠矣。

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

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胡亂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解者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感麟涕泣雨淚沾襟是豈徒然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塚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

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孝經 十則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據此書只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儻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啓

人僭亂之心

按夫子此言專為文王設朱子其未免錯認愚有嚴父配天解

中煞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或問莫是左氏引孝經中言語否曰不然其言在左傳國語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經中却不成文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問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彖象者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為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季文子之辭却云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却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



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古文孝經却有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箇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兼上更有箇子曰亦覺無意思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爲三恐不是溫公家範以父子兄弟夫婦等分門却成一箇文字但其間有欠商量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聯寫去今印者分作小段無意思伯恭闡範無倫序其所

編書多是如此

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三篇稍是全文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問如曲禮少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爲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箇否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論語中說孝

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嚴父配天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郊時是后稷配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此自是周公創立之法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按此說已見大意但未洞見所以

問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

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嚴父配天為說則不可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

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明察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事地之理自然察

朱子經說卷十二

